

时代火花丛书

震地翻天
一部艰难创业史
百万

一部艰难创业史

时代火花丛书

震地翻天人

中共胜利油田党委宣传部
胜利油田文联

时代火花丛书

覆地翻天人

中共胜利油田党委宣传部

胜利油田文联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17 千字

1986 年 3 月第 1 版 198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300

书号 10333·88 定价 1.35 元

一部艱難創業史
百萬畝地翻天覆人

題給石油戰線同志

胡維邦一九六四年

前 言

地处黄河三角洲的胜利油田是继大庆之后我国又一个大油田。二十年前，这里原是“人无歇荫地，鸟无树做窝”、野兔出没的地方。经过二十年的辛勤开拓，这片不毛之地建成了一座欣欣向荣的石油新城。1984年2月胡耀邦同志到这里视察的时候，提出“建成第二个大庆，献给开国四十年”的号召。赵紫阳、彭真、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来到这里作了重要指示。党的关怀、人民的期望、四化的需要，激励着胜利油田十三万石油健儿日以继夜地奋力拼搏。今天，胜利油田已经展开了腾飞的翅膀。

在向第二个大庆挺进中，胜利油田新一代铁人在奋起，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在他们身上，处处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芒，事事体现了振兴中华的高尚情操。为了反映胜利油田广大石油职工在创建第二个大庆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劳动热情和崇高思想品德，赞颂他们创造的英雄业绩，胜利油田党委宣传部、胜利油田文联编辑了这部报告文学集。书中收入反映油田勘探、开发、农副业、文教卫生等战线的先进人物事迹的作品十一篇。这些作

品从不同的角度，以生动的笔触，炽热的情感，磅礴的气势，精巧的构思、清新的语言讴歌了胜利油田和胜利油田的覆地翻天人。集子中的作品都是出自油田业余作者之手。他们在积极创造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同时，又饱蘸激情，挥笔写作，创造着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各自不同的旋律，谱写了溢着油香的一曲曲铁人的赞歌。

大家都知道，报告文学是文学领域的“轻骑兵”。它以迅速、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好的报告文学作品能激励我们奋斗，陶冶我们的情操、丰富我们的生活。为此，我们尝试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描绘油田火热的斗争生活，反映石油工人崭新的风貌，并以此献给关心胜利油田建设的广大读者。如果本书能使大家从中得到一点美的享受，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覆地翻天人》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它是我省第一部反映石油工人生活的报告文学集。我们期望今后有第二部、第三部以至更多这样的作品问世。我们衷心祝愿省内外专业作家和生活在油田的业余作者们，更加努力，写出更有时代精神的好作品，为胜利油田的腾飞推波助澜，为把“胜利”建成第二个大庆擂鼓助威。让我们的文学之花同石油之花一起怒放。

中共胜利油田党委宣传部

目 录

前 言

巩崇源传奇	伍齐信(1)
钻工的手	志 洪(24)
有这样一个女人	丁庆友(41)
电器工程师和他的妻子	仇树碧(65)
“牛”的轱辘	储柱顶(83)
弧 光	杜夕虹(104)
新校长到来之后	王兆本 迟国明(130)
啊, 马述先	曹树起(155)
坎坷的路	王喜春 薛 明(179)
地质师寇天安和他的德国同行	刘汉太 伍齐信(193)
黄河口的儿子	尹 玲(212)

巩崇源传奇

伍齐信

据说，在古罗马的画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几乎都有描绘健康之神吉吉娅手拿杯子喂蛇的场面。这种奇的场面逐步演化，成为欧洲一些国家的药店广泛使用的标记——一条蛇缠绕在一只高脚杯上。我在这里不是重复人们熟知的古希腊神话，而是报告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医神”及其撼人心魄的故事。

瞧，在我面前摆着一瓶药液——深褐色糊状药液。说来令人惊讶，这糊状药液涂在烫伤患者的伤口上，不怕起风落尘，不怕蝇虫叮咬。蚊子在它上面嗡嗡转悠不敢落下，偶尔飞落药面上，扑腾数下便死去。很遗憾，如此奇特的药液至今没有正式命名。此药液的配制者姓巩名崇源，是胜利油田钻井工程公司一名伤残工人。他用自己的心血熬成的药液和医生特有的热忱，奇迹般地治愈了数以千计的烫、烧伤患者。巨大的成功，使他成为有口皆碑的近乎传奇式的人物。

亲爱的读者，你想知道这位“医神”的故事吗？

好吧，让我们先看看一位烫伤姑娘罢。

一、她没有得到健康之神的庇护， 却得到巩崇源甜蜜的许诺

她推门进来了，和她一道进来的还有她的哭声。三个钟头前，她不慎将一壶开水扣在自己身上，青春的面容毁于一旦，胸、胳膊、手全部烫伤。用医学术语说，即深二度烫伤。

我曾请巩崇源描述过她的伤势。巩说：她来到俺家时，面部已溃烂，黄水流泻，泪水模糊，好似一只摔破的西红柿。眼睛难以睁开；鼻子变了形，活象漫画中的红辣椒……烫伤是如此厉害，使人难以相信她曾是一位秀眉丽目的妙龄姑娘。

剧烈的疼痛和焦虑攫住她的心灵。她疯了似地嚎叫着。小小斗室震颤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声。

巩崇源正在给一位烫伤患者治疗，此刻已上完药液。他安顿好患者，车转身来察看姑娘的伤势。随着他的转身，我们看清了：他的年龄，四十岁光景；脸型，下圆上方，酷似古代的一面盾牌，给人一种刚毅的感觉；眉毛是那么黑、那么浓，宛似山鹰的一对翅膀；目光犀利，仿佛能看透患者内心的病灶。

“巩叔叔，快给我上药，快给我上药呀！”姑娘又哭又叫。

“你别哭，我给你上药。”说完，他麻利地用油脂消毒药给姑娘消毒，然后小心翼翼地剪去烂皮，一个一个地剪开液泡放水，旋即从高腰药瓶里撮出半竹片深褐色药液，轻轻地、轻轻地涂在姑娘的伤口上。

仿佛热烘烘的心田里吹进一丝丝凉风，姑娘的痛楚感顿时减轻了许多。“这药真好！早知这样，也不至多受这些冤枉罪。”她想。

她的思路被打断了。

“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巩崇源笑着问道。他的话象他手上的药液使人们心里舒坦。

“我叫马荣花，在地方粮店工作。”她答。她的心已平静下来，不象刚进门时那样狂躁不安。

“还痛吗？”

“现在好多了。”

“忍着点，叔叔好好给你治。”

“唉！治好了又咋样？满脸伤疤让人讨厌，还不如死了的好。”

“别着急，不是叔叔云山雾罩地说大话，烫伤俺一定治好，而且包你长得更俊俏。”

这可能吗？满头满脸烫成这样，还有什么希望！

小马痛苦地摇了摇头，火辣辣的眼睛从肿胀的眼皮下费力地睁开，眼神是那样忧郁，又是那样悲伤。她心里说：巩叔叔，你给俺描绘的那种前景是不可能实现的。谢谢您的好心。

巩崇源拉过一张小凳，坐在马荣花跟前。凭着对患者心理学的研究，他知道马荣花此刻在想什么。他要帮她放下思想上的包袱。“荣花，不相信叔叔吗？叔叔别的本事没有，但能保你脸上不留一点疤痕，让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婆家。”

巩崇源说的是如此恳切，如此自信，如此不容置疑，使马荣花内心绝望的壁垒崩塌了。她试探地问：“您说的是真的吗？要是能还我原来的面容……你要什么，我一定给你什么！”

巩崇源笑了，笑得那么豪壮：“傻丫头，叔叔啥也不要，只等着吃你的喜糖哩！”

呵，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给人以青春的许诺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呢？马荣花羞赧地嫣然一笑，向巩崇源投去感激的、满怀期冀的目光。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马荣花后事如何，按下不讲，接下去说的是巩崇源的一段经历。

二、巩崇源意外伤残，他将人生之舟 驶进新的港湾

巩崇源是钻井保养站的一个外线维修工。二十八岁时伤残，至今仍不能象正常人那样工作和生活。他的伤残虽说带有偶然性，却是十年动乱留给他的难以磨灭的惨痛纪念。

那是1968年8月的一天深夜，人们正在沉睡中，巩崇源上井查线。天，黑沉沉的，看不见井架的轮廓；雨，纷纷扬扬地飘洒在无声的原野上。巩崇源在溜滑的电线杆上爬上爬下，检查着电话线路不通的毛病。他哪里知道，有一处高压线与电话线搭火。当他攀缘而上刚刚接触电线时，立即被高压电流击中，陨石般地从十五米高的电线杆上摔落下来。人生之舟从此转了舵，悲剧开始了。医生检查他的伤势后，以无可更改的语气说：“老巩，你的双腿需要截肢！”

“截肢？我的双腿？”他眼前一黑，几乎晕死过去……

命运！不可逆转的命运！巩崇源伤心、落泪，愁肠百结，不得解脱。白天吃不下饭，夜晚睡不着觉，睡梦中还在乞求：“医生，行行好，给我一双腿，给我

一双腿吧！”

单位的领导、同班工友来看望他了，众口一词安慰他，把他送到当地最好的骨科医院治疗。两年后，他回来了。尽管右腿没保住，残废了，安上了八斤半重的不锈钢辅助器，但毕竟双腿没有锯掉，左腿完好。他庆幸自己不幸中的万幸。

从医院回家后，斗室成了他活动的天地。整天他拄着双拐，从东头走到西头，除了“笃笃笃”的拐杖声，难得听到其它声音。他感到烦闷，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知如何打发。他找钻井保养站的领导要求工作。领导上考虑他的身体状况，让他在家好好休息，生活上尽量照顾他。他哪里闲得住，硬是拖着病腿，一瘸一拐地到保养站仪表车间上班。领导上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能干多少让他干多少。五个月后，巩崇源的腿伤复发，又一次进了医院。这次出院后，什么工作也不能干了，他只好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心里十分苦闷。每当扶着双拐在斗室里来回踱步时，他的思绪便随着单调的拐杖声海阔天空地飞旋。他想到了鹰，鹰折了翅膀，尽管飞不上蓝天，但毕竟是鹰。他想到了岑寂中的佛门弟子，是呵，他们很寂寞，每天只有晨钟暮鼓陪伴着他们，可那是他们与世无争的自我选择呀。俺不是清静无为的和尚，不能这样过一辈子。他

想到了毛泽东的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以宇宙之大，原子之微，万事万物都可以找到生存的空间，难道俺老巩就觅不到自己的位置么？是的，俺腿残了，但志不能残，俺要勇敢地扑向生活的大海，重新扬起前进的风帆。

思想上的云雾消散了，他的心坦然了，“笃笃笃”的拐杖声似乎有了音乐感，不象原先那样撩人心烦了。在他眼前，风诡云谲的苍穹，横空架设的银线，原野上的钻塔，夜间的蛙鸣，都变得那样富于诗意，连斗室的阳光也似乎增加了色彩。

巩崇源的奶奶是个土医生。她手上有祖传治疗烫、烧伤秘方。她用这秘方制成药液，治愈了不少烫烧伤患者，在家乡一带颇有名气。巩崇源幼时见过奶奶用药液给患者治伤。奶奶还教过他配制药液的方法。当时，他压根儿也没想到用此药治病救人。伤残了，他有时思考人生的价值，从自身的伤残想到病人的痛苦，从自己渴望象健康人那样工作和生活，想到在医院里见过的烫、烧伤患者的痛苦和希冀。这时，祖辈传下来的秘方随同治病救人的渴望，象一道神圣的亮光，闪入他心灵的殿堂。他动心了，萌生了自制烫、烧伤药液的念头。打这时起，他一门心思配制和试验烫伤药液，将自己的人生之舟，悄悄地驶进新的

港湾——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港湾。

三、为了建树理想的丰碑,他甘饮 自己酿造的苦酒

巩崇源依据祖传秘方,很快制出了烫伤药液,经过试用,有一定疗效。

这具有一定疗效、浸透祖辈智慧和血汗的药液,巩崇源并不十分满意。他想在原配方的基础上增加新的药物,加大剂量,形成新的配方,从而得到一种在极短时间里止痛、很快结痂、培养表皮、伤好后不留疤痕的特效烫伤药液。这种药液经过巩崇源几个月的努力,终于配制成功。按照惯例,新的药品在临床使用前,需经多方试验,以观察其疗效。试验时,药物研究部门一般在动物或病人身上进行。这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致命弱点。因为动物血型、抗毒细胞和抵抗能力和人是不一样的。初期可用动物代替,最终还得在人体上试验。至于在病人身上试验,不仅体验不到药力的效用,而且担风险。权衡再三,他作出了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的抉择。当然这是痛苦的抉择、危险的抉择,是他自己酿造的一杯苦酒。

最初的试验是在1974年开始的。当时,巩崇源的

妻子和小孩已迁来油田。为了不使她们担心，他在深夜里偷偷地干。第一次试验时，他将沸水倒在一个乳白色大碗里，旁边放着配制好的烫伤药液。房间里静悄悄的，暗淡的灯光、热气升腾的沸水，震颤的空气，给这次试验罩上一层神秘可怖的色彩。巩崇源的心不禁怦怦急跳起来。他听说过神农尝百草死于药物中毒的故事，也耳闻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试制蛇药的事迹。古老的传说给他以力量，也给他敲起了警钟。他伸出左手试着将指头探进沸水。我的妈，真烫！他弹掉手指上的水珠，心里直打鼓：“今晚上试验若是砸了锅，这只手也就毁了！”

滚滚沸水，热气升腾，宛如一只张开大嘴的巨兽，等待着巩崇源将手伸进去，让它撕咬。多可怕的场面！想必不亚于吉吉娅手拿杯子喂蛇之惊险（注）。

时间不等人。水温下降了便达不到试验的预期目的。巩崇源还在犹豫么？十多年来，他在风雨中鏖战，在泥水中拚搏，从来没有畏缩过。只要是工作需要，刀山也敢上！那年，人家都去抓“革命”，不愿上井。他顶风冒雨摸黑爬电杆，差点让电打死……如今那一页已经翻了过去，他面临的是沸水的考验。从坏的方面说，可能会把手赔进去；从好的方面看，以一己之痛苦，换万千患者之安逸，何乐而不为焉？

他不再多想，也不再犹豫，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左手猛地插进沸水里！……他的心一阵颤抖，象扎进无数根钢针，浑身火辣辣地痛，左手火烧火燎，眼前金花四溅，只觉得房也在转，人也在转，前胸后背沁出一汪冷汗。他用右手捂住嘴，生怕喊出声音来……几分钟后，巩崇源才打开药瓶上药。说来也怪，药到烧退，疼痛减轻，心里漾起一丝凉幽幽的感觉。两小时后痛止；五天头上肿消；到第十九天，自动包皮完毕，象好手一样。古老的药方在新的时代恢复了生命力。巩崇源心里高兴，试验的劲头更足了。

巩崇源的妻子王秀云是个贤惠的妇女。巩崇源伤残后她毫无抱怨之心，一往情深地照料丈夫的生活。丈夫捣鼓一种什么药，她隐隐约约知道一点。但做梦也没想到，他背着她竟干起自己烫自己的“傻事”！手烫的变了形，肿的象馒头，竟然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真把她气坏了。

“你这是咋的啦？”她指着巩崇源涂满药液的左手问道，满脸不高兴。

“不小心烫的。”

“你当我不知道呀？半夜三更将手伸进开水里，你这不是挑灯熬油要疯呀！”秀云又是气恼又是怜惜。

巩崇源解释说：“我在试验治疗烫伤的药液哩。”